

只要思念在,母亲就不离开 木慧南因

母亲以高龄离世,走时安详。但是失母之痛,难以言喻,追忆往事,聊寄哀思。

母亲姓王,没有上过学,几乎不识字,却知书达理,一辈子与人为善,助人为乐,宿舍大院里没人不知道王姨。母亲四十岁时,因心脏病赋闲,大院里的孩子们上学回来没法吃到热乎的饭,她就此顺带将院里的孩子们托管了起来。当年家里一面墙上一溜排开,挂了六七串钥匙,都是双职工邻居的。中午孩子们放学回来就一窝蜂涌进家里,叫着王姨,王姨,端着腾好的热饭回到各自的家。吃完饭孩子们又把钥匙送来再去上学。每逢此刻,屋里呼唤王姨的稚嫩童声此起彼伏,仿若一首乐曲。母亲逐个儿送到门口儿,这个摸摸脑袋,那个拍拍屁股,孩子们就吵着闹着蹦跳着走了。我们家就像一个避风的港湾,永远向孩子们敞开,安全,舒心。直到母亲九十多岁,那些曾经的孩子已年过花甲,还经常一起来看“王姨”。

母亲晚年,仍然与一些老同事有着密切来往,其中来往最密切的是陈姨。她还是小姑娘时就与母亲在一个车间工作,因为长得又瘦又小,有点笨且面有异相,车间里好长时间没人收她为徒弟。母亲很快看到了她的困境,主动把她收为徒弟,不嫌弃她笨手笨脚,手把手教给她干活的技能。虽然从来没有听过陈姨说过感谢母亲的话,但是在来往中,话里话外总能感受到她对母亲的关心和牵挂。多年来,哪怕是晚年以后,陈姨总会拖

着病腿也要爬楼来看她的王师傅。母亲呢,也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她和她的子女、孙辈。

母亲是遗腹子,又在三岁时失去了母亲,从小由奶奶和姑姑养大。因生计所迫,母亲在七岁就学会了织花边的手艺。这是胶东妇女经常做的一种手工活儿,主要工具是案板,大头针,花边的纸样和线棒槌。用大头针儿把线头扎在案板的纸样上,再将缠着线的小棒槌用双手在案板上丢来丢去,花边就神奇地生产出来。每逢赶集的日子,母亲就拿着织好的花边到集市上,换回钱来再购买豆饼和日用品,用瘦小的身躯背回家,供一家老小吃用。

心灵手巧的母亲经常回忆这段经历,说每当夜深人静时,自己就会看着织好的花边,说,妈妈……你什么时候能回来看看你的小闺女织的花边?你看我织得多好看。母亲说的时候很平静,但我作为聆听者,每一次都黯然神伤。只是那时的神伤还很肤浅,并不真的明白一个孩子对母亲的思念会是怎样的强烈。直到我失去她之后,才真正懂了。

百日祭写下这些文字,平静了许多。这些天,夜深人静时,半夜醒来再难入睡时,边想边回忆整理这些思绪,泪流满面。悲伤?欣慰?无法言说。我不断地梦见她,或坐在身边静静看着我;或在身后喊我的小名,声音清晰可辨。有一天晚上,真切地看到她与父亲站在阳台上,回头向我说着什么。我知道她并没有离开,只要我想,她就会慈祥地看着我,向我走来。

清明至 念父母 李功涛

清明节是扫墓祭祀、缅怀祖先的传统节日。在父母去世后的清明节,我更加思念九泉之下的他们,更加感恩对我的养育之情。父母的音容笑貌,历历在目;父母的谆谆教诲,耳边响起,激励我克服困难,奋勇前行。

父母情,情深似海;父母恩,恩重如山。当我第一次睁开双眼凝望这个多彩的世界,是母亲的双眸、父亲的臂膀让我温暖满怀;当我牙牙学语,能说出第一句话时,是父母在身边耐心地教导;当我蹒跚学步,直至独立行走的背后,包含着父母的担惊受怕;当我迈入学堂,吮吸知识的甘露时,是父母艰辛而无私的付出;在我学习取得进步时,衷心为我祝福、与我分享喜悦的人是父母;当我遭受困难和挫折时给我鼓励、帮助重树信心的是父母……父母为我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,建起一座幸福的港湾。

近50年过去了,我现在还清晰记得,在我年幼的时候,母亲为了我和妹妹增加营养、改善生活,带着我俩去镇上喝羊肉汤。为了省钱,母亲舍不得买一碗喝,仅买了两碗

供我和妹妹喝,她却站在旁边看着我俩喝完,才领着我们回家。

父亲一直用“咱是农家子弟,只有用知识才能改变命运”谆谆教诲并激励我发奋读书学习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当我参加高考失败后,父亲鼓励我不能放弃、不要气馁,动员我投笔从戎到部队实现“大学梦”。当我经过刻苦拼搏、金榜题名,把红彤彤的军校录取通知书带回老家,递给父亲时,父亲竟双手颤抖、热泪盈眶,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,并动情地说:涛啊,你有出息了,家里也不用为你的前途再多操心了,一定要建功军营,报效祖国!

自从我离开家乡、在外打拼以后,父亲在生前,就坚持用书信或电话与我保持联系。他用朴素而又真挚的语言嘱咐我,堂堂正正做人,扎扎实实办事,兢兢业业奋斗。

今年清明节,虽然我不能回老家祭祀父母,但我会面朝家乡的方向合掌,祝愿在九泉之下的父母安康顺意!我也会把父母培育起来的优良家风传承下去,弘扬孝道,珍惜当下,感恩生活,笑对人生,走好走稳人生之路。

清明诗话

李庆年

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,从诗经楚辞,到唐诗宋词,浩若烟海。特别是在纪念清明节——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,诗词佳作更是琳琅满目,美不胜收。

历数有关清明时节的诗词,当首推唐代杜牧的《清明》: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?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首诗以通俗的语言、自如的笔触描绘了清明时节的景象,情景交融,音节和谐圆满,景象清新生动,家喻户晓,妇孺皆知。

清明时节,大地回春,万物复苏,生机勃勃,处处呈现出一幅幅美丽的画卷。“梨花风起正清明,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,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宋代诗人吴惟信在其《苏堤清明即事》诗中,写了清明节作者在苏堤上的所见所闻所感,通过描绘美丽的自然景色和热闹的节日气氛,表达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

和风丽日下的清明风光怡人,而清明的夜晚也洋溢着迷人的景色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清明夜》中写道:“好风胧月清明夜,碧砌红轩刺史家。独绕回廊行复歇,遥听弦管暗看花。”诗人笔下,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清新的画面:清明夜晚清风习习月色朦胧,青石的台阶,红色的栏杆,独自在回旋的走廊走走停停,听着远处弦管

乐声默默欣赏着院中盛开的花。

清明,既是春光明媚的美好时节,更是祭祀先人、悼念英烈的特殊节日。宋代诗人黄庭坚在其《清明》一诗中写道: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野田荒冢只生愁。雷惊天地龙蛇蛰,雨足郊原草木柔。人乞祭余骄妾妇,士甘焚死不公侯。贤愚千载知谁是,满眼蓬蒿共一丘。”诗中颈联“士甘焚死不公侯”句,说的是春秋时期介子推拒做官而被大火烧死的典故。介子推为了救助晋文公重耳,割下自己的大腿肉煮汤救重耳,后因拒绝重耳的召见而隐居山中,最终被火烧死。当时,介子推给晋文公写下了一首名为《无题》的血诗:“割肉奉君尽丹心,但愿主公常清明。柳下作鬼终不见,强似伴君作谏臣。倘若主公心有我,忆我之时常自省。臣在九泉心无愧,勤政清明复清明。”据学者考证,清明节的来历,正是源于介子推的诗句“清明复清明”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当兵驻在素有“胶东屋脊”之称的牙山山区。胶东抗日烈士陵园就在牙山南麓。1976年3月19日,部队组织官兵到英灵山烈士陵园扫墓,我当即吟得小诗《登英灵山》一首:“巍巍英灵耸入云,松柏掩映祭忠魂。挥泪继承先烈志,热血洒尽为人民。”

母亲的小板凳 许培良

清明节前夕,在一个春阳绚烂的午后,我下意识地向着老屋走去。推开老屋的门,赫然发现斑驳陆离的墙壁上,斜挂着一根长约30公分、宽约6公分的木质小板凳。

小板凳上落满了灰尘,我跷了跷脚,轻轻地取下小板凳,用抹布擦去尘埃,顿时,小板凳露出了往常的模样。我由衷地喜欢这根小板凳,因为它尘封了母亲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人生履历……

1974年秋,8岁的我,上村小学一年级。那时学校办学条件落后,学生课桌都是从自家搬去的高高矮矮的板凳。当我苦于因为没有坐凳而感到困扰之时,母亲便为解决困难而四处奔走。

一天夜里,母亲将一根坐面弯曲、四条腿、类似长方体的小板凳,悄悄地放到我枕边。然后轻轻地说:“明天带到学校里试一试,看看这根小板凳是否合适?”我将精致的小板凳搂在怀里,很是激动。次日,我便将小板凳带到学校,与高凳子摆放在一起,感到合适极了!母亲获悉后,满意地露出了笑容。

此后几天里,母亲详细说了小板凳的来历。那时,村子里有一位技艺精湛的木匠,为人也很好。母亲跟他说了我的事后,他赶紧连夜制作,很

快做出了美观而又耐用的小板凳。母亲付出了来之不易的几角钱,取回我所急需的小板凳。我坐着这么秀气的小板凳,快快乐乐地学习着。当我升到二年级时,学校统一制作了纸浆课桌和水泥板坐凳,小板凳就退出了我的求学生涯。

我将小板凳带回家后交给母亲,母亲小心翼翼地放置在锅灶前一侧,唯恐遭到损害。打这以后,每逢我看到母亲烧火做饭时,她总是坐着这根心爱的小板凳。我也常蹲在母亲身旁,跟她唠嗑。倘使在晚间,我还会借着灶火的光亮预习新课文,抑或看一些课外书。小板凳陪母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,也熬过了许多困苦的日子。

岁月犹如一条长长的岁月走廊,小板凳也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旁。在母亲的鞭策下,我读书有了出息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大专毕业从事了教育工作。在母亲的操持下,顺利地结婚生子。

时光飞逝,人生倥偬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4年之久。在我心中,母亲平凡而伟大。这根一直珍藏着的小板凳,如今已成为我们思念母亲的最好载体。

清明心祭东北抗日将士

卢国成

飒飒阴风勾旧梦,英魂十万伴云泉。长存气节丰碑在,难证姓名荒冢连。血耀河山弘正道,功辉日月贯雄篇。野花开满关东地,光艳神州慰英贤。

清明感怀

吕振西

晨曦赶至冢前躬,私语心声泪目朦。考妣恩情深似海,先贤遗愿远如鸿。缅怀为国群雄谱,铭记酬民烈士功。赤色基因赓续久,神州大地战旗红。